

歲寒堂詩話
庚溪詩話



成
馬
堂
詩
集

庚
溪
詩
話

陳巖肖 撰

中
華
書
局

庚溪詩話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
及學海類編皆收有此書百川
宋本缺明弘治間有無錫華氏
翻宋本世已不多見且較學海
爲先故據以排印

庚溪詩話卷上

宋 西郊野叟陳巖肖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竊聞上徵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卽應聲曰太陽初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僭竊之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旣輔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累朝遵爲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釣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廣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旣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廣詠此與唐虞廣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眞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卽有篇詠命近臣府和故有御製觀尙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孝經詩各三章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談

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文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東李庭臣嘗言：聖管夷人有持錦臂鞬，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聖製固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特製詩以寵賜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旣到杭，欲侈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爲記以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睿藻，日星昭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丘、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施，適天機。水底閑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滿虛明，小笠輕裘未要晴。明鑑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跂及。其中又有一章曰：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又清和。衝曉霧，弄滄波。載與俱歸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才之意，關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邸時，從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曰：屹然天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貅。辭莊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人兵之意矣。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阼以來，未嘗一日暫忘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述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歸草木，曉日麗山河。物滯欣逢泰，時豐自此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幸祕閣宴羣臣，賜詩曰：稽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洽，更罄嘉猷爲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虛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己愛民之心切矣。至如詠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閨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篤於奉親，達天下之養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浹土膏之流潤，將勸功於九農。碧草萋其帶露，游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悴，枿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於淺寒，出奇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育，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爲最多，每爲詩篇，辭語高妙。嚴有時備員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百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淵鑒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觀府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異，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迨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四馬去，今驅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惡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爲僧，一日遊方，遇黃蘗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蘗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韻不接。宣宗曰：當爲續成之。黃蘗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途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韋應物、韓退之皆爲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兮岐

之陽。刻石表功。今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滋。端遂逾。今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歌。其略曰。周網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以應物之歌。考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也。歐陽永叔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尙存。然以余論之。古物埋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蔽於幽僻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模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尙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退之好古不妄。又其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然則寶此。豈不賢於翫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頃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元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祿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恠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尙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爲尙書婦。又曰。及乎正觀

初尚書踐台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爲尚書婦者。迺爲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鬢。充杯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爲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傳考之。珪母乃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話非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爲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己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中仲紳赴召命。僕亦以事至彼。與之同邸。中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話甚詳。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靳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又曰。唐之晚年。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秦木傳刻爾。杜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焚。秦木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二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真偽。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關。王介甫改爲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關。引莊子用管闕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迺此寺中卽事耳。以彼天關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嘗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咸陽客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況。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爲歡娛。則言爲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無事。方可爲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晦元用榜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爲廣德軍教授。含山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紋襖造新成。綾軟綿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卒章

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其所爲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爲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暖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也。

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夫所欽仰。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自鳳翔簽判滿任。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孽寢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上一日特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

蔡卞等用事，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皇帝寶籙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上歎訝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爲此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欲翫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太上皇帝朝，蓋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尙書。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乾道初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敕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諡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侍從，嗚呼！昔揚雄之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瓿焉，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迺蒙當代累朝神聖之主，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嚮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必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寧以軾之忠賢而確信之，身後恩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以爲善，而軾遂破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鳴鐘時，然余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四鼓初，即詣寺鐘背鳴，想自唐時已然也。後觀于鶴詩云：定知別後家中伴，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悠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言之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苦聞聞元

寺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
悠。午夜鐘。然則豈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姑蘇半夜鳴鐘耶。

庚溪詩話卷下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詩頗奇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

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小靨浮青水拍隄隄邊草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寶鑑不教新月妬蛾眉恁來別岸波光闊知是漁郎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口號一聯曰後車鶯燕春聲早前騎熊羆夜氣適又詠鴈曰暮天斜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沒他詩文想有可取者亦不多見惜哉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鶉每預蓄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鶉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鶉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穀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伏觀此亦可爲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蔡天任職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謝之藩籬無錫錢仲仲紳退居漆塘有園林之勝一時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葛勝仲汪彥章孫仲益諸人皆爲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雲亭詩曰白

雲何時來。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惠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卻汗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服其韻勝也。鄭毅夫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俱是花。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才叔作。近閱曾端伯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一首。孰是。然能狀霧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爲給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合。改禮部侍郎。遂黜守廝。復落職。責守滌。王甫罷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照壁間而見蜎。乍離楓下而聞鐘。蓋照壁喜見蜎。此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鐘。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踰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鐘。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親老。無以爲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後蔡薨。勝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蔡攸既與王甫董貫興燕山之役。攸父京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徽廟聞之。命鄧珙索之。京卽錄以進。呈上讀之。徐曰。好改作。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不捷。故有是語。觀

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毘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俱嘗有詩。其略曰。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北

枝後。迨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顏色移。顏色固

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唐彥謙。題漢高帝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

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

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

唯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爲不可。又曰。子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

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則兩部不知爲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

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兩部爲

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

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號參寥有云。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

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南雲。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寄處。數行征鴈入南雲。紹興庚午歲。余爲臨安秋賦。